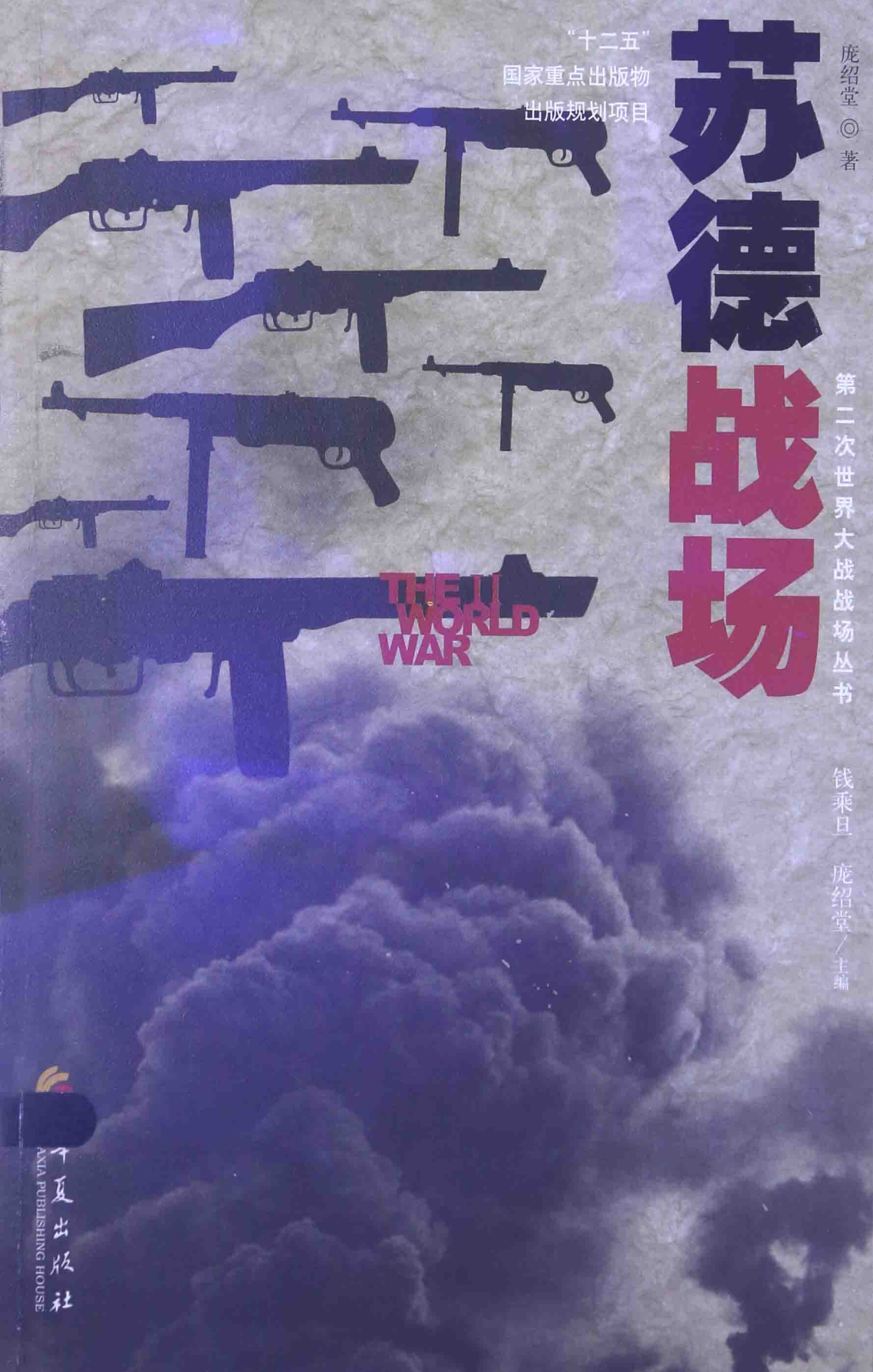




“十二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

苏德战场

庞绍堂◎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钱乘旦

庞绍堂/主编

THE II
WORLD
WAR



宁夏出版社
ANXIA PUBLISHING HOUSE

庞绍堂◎著

苏德战场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德战场 / 庞绍堂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5.1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

ISBN 978 - 7 - 5080 - 8292 - 9

I. ①苏… II. ①庞… III.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苏联
②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料—德国 IV. ①K512.53 ②K51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65875 号

苏德战场

作 者 庞绍堂

责任编辑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总 序

钱乘旦

二十年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丛书》全套八册在当时任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先生的支持下撰写完成，并收入由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希望书库中，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印行，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作为希望小学的课外阅读书籍与贫困地区的小学生们见面了。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原稿经过修改和补充即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作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的一束纪念。

二十年前我为这套书写了一篇序，时至今日再看此文，其中的基本判断居然都没有过时。首先，世界又维持了二十年的和平，而这二十年确确实实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但人们未曾料到，战后的发展主要是新兴国家的发展，世界力量的平衡由此发生变化，五百年的西方优势正一点点消退，非西方国家经历着群体的复兴。如何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只有对各国的发展都“乐见其成”，将其视为全人类的共同福音，才能对世界变化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致将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付之于行动。

其次，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瓦解后，这个世界不是更太平、而是更危险了，一个超级大国恣意妄为、随便改变现状的做法只使得这个世界狼烟四起，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战争的边缘。和平维持

了太长的时间，战争的记忆似乎已经遥远，年轻人只是在电脑游戏中接触战争场面，而那些游戏又确实把战争当成儿戏。这种时尚的“现代文化”隐藏着太多的隐患，人们需要尽早反思，不要让它泛滥成灾，而能够给人们带来真实的战争记忆、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伤痛的，恰恰是真实地写出战争的历史，并永远记住它留下的历史教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财产的损失不计其数。正气本应该长存，但出于偏见或意识形态，现在有些人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二战的正义性质，混淆是非，把正义者说成邪恶，为邪恶者涂脂抹粉。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本来就在冲淡，而有意的歪曲和故意掩盖事实，无论出自何种动机，都只会助长邪恶。

作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半个地球激烈进行，其中一个主战场在中国。但长期以来英美话语控制了战争的诠释权，中国战场成了陪衬甚至消失在记忆中。我们这套书有意识地纠正了这种偏见，八册中有两册是专写中国战场的，一册写中国正面战场，另一册写中国敌后战场，两册合在一起，全面表现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抗日战争。二十年前还有人故意回避正面战场，今天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胜利。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

所以说，二十年前的这些说法仍然有意义，因此在丛书正式出版时我将它全文刊出，作为全书的总序。

“希望书库”版序言

钱乘旦 庞绍堂

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弹散，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五十年前出生的那些人，如今也已经“知天命”，要年逾半百了。五十年来，尽管世界上狼烟未止，大大小小的战争始终不断，但全球性的大战总算没有打起来，出现了五十年难得的和平时期。五十年中，世界发展很快，物质生产的能力成倍增加，财富之增长居然破天荒第一次使居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仅少数特殊人物可以享受优裕的生活，而且数量相当可观的普通人也能够分享其富裕了。许多地区已经习惯于和平与安宁，几代人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即使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战争也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人们祈望着和平能世代代维持下去，永无止境。

人们渴望和平，因为和平与幸福总是连在一起；人们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与苦难是同义语。很少有人不希望和平，而想要战争的；然而，战争又似乎是人类永远摆脱不掉的命运之阴云，笼罩着由希望之火点燃的历史之光。战争陪伴着人类的历史，乃至在官修的史书上，没有战争似乎就显示不出君王的伟大，没有征伐似乎就表现不了统治的英明。可悲的是，历史似乎也果真如此，还在我们的先民与巨野洪荒作斗争的时代，人类就被战争的梦魇时时纠缠，尽管豺狼虎豹凶狠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但人的不同族群之间却免不了

要彼此厮杀，人的同类相斗充满了血腥气。文明降临之后，战争与历史一起进入文明，而且越来越自觉地利用文明的进步所造成的结果，从古希腊的青铜剑，到 20 世纪的激光导弹，哪一个历史阶段，不见证着武器的发展与完善，人类的多少智慧，被消耗在战争这门艺术上！当后人歌颂帝王的宏业、将军的伟绩时，似乎已经忘记了战争的残酷；有些人说，战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没有战争，社会也就停止不前了。对此我们虽然不敢苟同，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发展有时的确需要战争来推动，比如：当新社会需要诞生、旧社会又不肯退去时，战争会帮助消灭旧社会；当邪恶势力张牙舞爪、剥夺千百万无辜人的生命与自由时，战争会帮助伸张正义，消灭邪恶；即使在并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战争只是不开化人群的相互残杀或贪婪帝王们的争疆夺土时，它也会起到沟通文明、交流文化的作用，因为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里，地区间的联系极稀少，人们生活封闭的地域里，很少有交流的机会，于是，战争作为一种残酷的沟通手段，居然也可以成为文明的载体！

但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人性中丑陋一面的暴露。不管存在不存在正义的一方，战争都是由邪恶势力造成的。非正义的战争自不消说，它体现着统治者的贪婪、权欲和凶狠残暴；即使是正义的战争，也必然是在邪恶势力登峰造极、正义的力量不用战争作手段便不可铲除恶势力的前提下发生的。一场战争要么无正义与非正义可言，实际上双方都是非正义；要么一方是正义，另一方是非正义，于是战争首先由非正义一方挑起，正义一方为反抗、为生存，不得不奋起反击，拿起武器，向邪恶势力开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典型的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的大战，为打赢这场战争，全世界人民付出了五千万人牺牲的代价，战争的财产损失，估计达到四万亿美元。人类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仅仅是为了消灭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势力之一——法西斯主义。痛定思痛，人们不禁会默然深思：难道一定要在热血和泪水中才能伸张永恒的正义吗？为什么不能在邪恶势力毒苗初露的时候就将它铲除，而一定要等它作恶多端、危害匪浅时才动员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去和它作本来可以轻易得多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后人去深思的最深沉的，也许就是这个问题。

人类是不是还需要不断地经受战争的苦难？是不是只有用鲜血和生命才能捍卫真理和正义？也许正是带着这种迷茫，世界才走完了五十年艰难的和平历程。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却不可忘记：当上一次大战奠定的世界体系瓦解之后，我们这个世界又变得动荡不安了，两极控制世界的平衡状态已经被打破，新的战争根源有可能在混乱中产生。我们能否阻止新的战争？我们能否化解各种冲突？能不能在邪恶势力刚刚抬头的时候就遏止它、消灭它？这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严峻考验。我们渴望和平，我们希望永远不再有战争，至少不再有全球性的世界大战。我们希望人类的理智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即人们将永远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科学已经使人类具备了消灭自己的能力，世界的核武库可以把地球炸翻好几次。然而我们却不得不痛心地承认：战争曾一直与历史同在，我们不能保证人类的私欲永远不再助长邪恶势力的抬头，使之再次成为引发世界战争的根源。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深信：

正义会在战争中凯旋，因为人类在其本性中，天生就追求真理与正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波澜壮阔的，它高奏着振人心弦的英雄乐章，它为作家艺术家储藏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它为一代代后人留下了长久永存的崇敬与深思，它为历史家提供了永不磨灭的史绩。然而，我们仍然希望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战，铺设在人类脚下的，应该是永远的绿色和平之路。

让我们真诚地祝福和平永存。

1994 年 10 月于南京



序幕 “巴巴罗萨” / 1



一 还记得伏龙芝大街总参谋部内的谈话吗? / 25



二 “台风”飘逝 / 59



三 来自南方的威胁 / 85



四 “指环” / 107



五 以钢制钢 / 147



六 解放 / 183



七 “追击这只受了伤的野兽” / 227



八 攻克柏林

(1945 年 5 月 2 日 15 时) / 251



尾声 “受阅部队，立正！” / 275

后记 / 281

苏德战场大事记 / 283

主要参考书目 / 291

序幕

“巴巴罗萨”

1939 年的欧洲阴霾密布、战云翻滚。法西斯德国在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气焰更加嚣张，频频伺机向周边出击。3 月 23 日，希特勒亲自率领海军上将雷德尔等乘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占领了立陶宛的默默尔。3 月初，希特勒长期支持的佛朗哥法西斯集团颠覆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合法政府，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与法西斯德国遥相呼应，完成了对法国的包围。在东南欧，希特勒收买了匈牙利的霍尔蒂法西斯政权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使其充当走卒。三月份，又通过卑劣的手法强迫罗马尼亚签订了不平等经济条约，迫使罗马尼亚以谷物和石油供应德国作为战争补给，将其纳入了战略伙伴行列。紧接着，希特勒又面向东欧，对波兰伸出了魔爪。慕尼黑会议后，德国就多次对波兰提出领土要求，要波兰把《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属于波兰的通往波罗的海的一条狭长地带——波兰走廊以及海边的但泽自由市（此走廊因此又称但泽走廊）归还德国。1939 年 5 月 23 日，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召开的秘密军事首脑会议上杀气腾腾地叫嚷，要以占领欧洲来为德国取得更多的

“生存空间”。“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德国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所以“一有合适的时机就进攻波兰”。这明白地预示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血腥的大屠杀即将降临在千百万欧洲人头上，法西斯的铁蹄即将践踏欧洲。

纳粹德国的步步进逼使得欧洲的另外两个大国——英国和法国深为不安。世界各国的舆论也对英法政府长期奉行一味退让的绥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严酷的现实迫使英法政府不得不在表面上改变一下政策。1939年3月，英法两国政府通过互换照会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它们之间实际上已经存在的同盟关系，互相确认承担下述义务：两国中的一国遭受侵略时，应互相援助。3月底，当波兰外长贝克访问伦敦时，英国政府立刻宣布：“万一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独立的军事行动，因而波兰政府认为为了生存必须以其全国武装力量进行抵抗时，英王陛下政府即认为有立刻给波兰政府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的义务。”与此同时，法国也重申忠于法波同盟义务。英法试图通过这种联合波兰、组成“东线”的办法，威慑德国，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但英法政府也明白，通过上述方式并不能真正消除德国对西方的威胁，要使西方与德国避免兵戎相见，还必须另寻他途。他们于是一方面加紧同苏联政府进行外交接触，借以进一步威慑德国；另一方面也与德国进行秘密交易，期图将祸水东引，使德国进攻苏联，以一石而击二鸟，英法之图谋真可谓是用心良苦。而苏联也想通过与英法联合，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因此对英法的谈判要求慨然应诺。

1939年4月15日，苏英法在莫斯科开始了政治谈判。双方由于

目的不同，使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极为渺茫。英法企图诱使苏联接受单方面承担义务的条款。他们既要求苏联在德国把侵略矛头指向西方时给予帮助，但又拒绝承担对等的相互义务。苏联则希望通过谈判建立一个欧洲集体安全体制，借以遏制住即将爆发的战争。谈判一开始，苏联方面即建议：一、苏英法签订一项为期5年到10年的互助条约，一个缔约国遭到侵略时，其他缔约国应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二、当位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与苏联毗邻的东欧国家遭到侵略时，苏英法应在最短时间内，讨论和确定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进行军事援助的规模和方法；三、苏英法三国在展开公开军事行动后，未经三国一致同意，不得同侵略者单独进行任何谈判和缔结和约。但英法代表却提出：如果英法因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而卷入战争，苏联则有立即援助英法两国的义务；如果苏联因援助东欧任何一个国家而卷入战争，英法则无援助苏联的义务。英法这种企图迫使苏联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做法，使得三国政治谈判陷入停顿状况而毫无进展。

7月间，欧洲局势日益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使三国谈判早日取得成果，苏联政府建议打破常规，在举行政治谈判的同时举行军事谈判。英法本意并不打算谈判能取得成功，遂匆匆拼凑了一个级别很低且未经充分授权的人员组成的使团赴莫斯科。苏联代表团很快发现，法国代表团团长J. 杜芒克将军仅是位兵团司令，且只有交换意见的权力；而不列颠代表团的领导人P. 德拉克斯则根本未被授权决定任何问题。这位海军上将得到这样的指示：“不列颠政府不希望承担可能导致在任何情况下使英国手脚受到束缚的具体义务，所以必须竭力使军事协定作最一般的表述。”该指示的第8节

还说：“应尽量拖延谈判”。因此，本来从伦敦乘飞机到莫斯科只需一天时间，而英法代表团却故意乘一艘很慢的邮船，整整航行了一个星期，直到8月11日才到达莫斯科，英法代表甚至连证明其资格可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都没有带。

与英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联代表团由国防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挂帅，成员包括有总参谋长、海军司令、空军司令等。在谈判过程中，苏联主动提出了三国协同作战的具体计划，要求苏英法在欧洲遭受法西斯进攻的情况下，共同采取军事行动。苏联愿意在战争一开始时就派出一百三十六个师、五千门火炮、一万辆坦克和五千架飞机参战。英方代表则吞吞吐吐地说，他的政府只能派出五个正规师和一个机械化师。法国代表则称法国的兵力是“高度机密的数字”，迟迟不肯回答实质性问题。除此之外，英法仍重弹政治谈判中的老调，只是要求苏联方面承担保卫东欧邻国及援助英法的义务，自己却拒绝对苏联承担对等的义务，也不愿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提供担保。在波兰问题上，双方分歧尤大。苏联认为：苏联和德国无共同的边界，只有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国土才能援助英法和波兰。但在英法的怂恿与支持下，波兰政府却表示拒绝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领土去迎击敌人。这样，也就排除了苏联援助波兰的可能，三国军事谈判遂陷入僵局。

鉴于两次谈判久拖不决，8月21日，伏罗希洛夫发表声明：认为苏联政府有一切理由对英法是否想同苏联进行实际而认真的合作表示怀疑，从而不得不宣布长期休会。给这场英法苏谈判划了个句号。

当时的苏联面临着单独且两线作战的危险局势。在苏联东部，

德国的法西斯盟友——日本，在 1938 年 7 月挑起“张鼓峰事件”后，又于 1939 年 5 月挑起了“诺门坎事件”。鉴于苏英法谈判无法进展，斯大林决定放弃通过订立反侵略的集体协议来保障和平的计划，从积极倡导欧洲集体安全断然转向自保。他转而希望能与德国达成某项协议，从而在两国之间避免战争。不可否认，这中间也有祸水西引之用意。

对英法苏三国进行的谈判，希特勒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并恨得咬牙切齿。早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希特勒就已觊觎波兰。1939 年 5 月，制定了于 9 月 1 日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可能的苏英法同盟无疑是实施“白色方案”的最大障碍。如不能拆散苏英法可能的联盟，使苏联置身事外，德国将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覆辙。希特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中清醒地认识到：德国必须避免两线作战。他很快就发现：拆散苏英法结盟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抢先与苏联结盟。希特勒与斯大林的想法不谋而合。

1939 年 8 月 15 日晚 8 时，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奉命拜会了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并向他宣读了德国外长准备来莫斯科商讨苏德关系的电报。莫洛托夫在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电报后，问道，德国政府是否有兴趣在两国之间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呢？如果苏德联合担保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安全的话，德国认为怎样？

莫洛托夫的建议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他对苏联迅速作出反应并建议具体讨论这样一个条约喜不自禁，于是做出了更具体、更痛快的答复。因为此条约将使苏联置身战争之外，使他能放心大胆地进攻波兰而不必担心苏联干涉。尽管表面上德国仍沉着镇静，实际上

已经是急不可待：时间已届8月中旬，离“白色计划”规定的最后进攻期限9月1日只剩下十多天了，实施“白色计划”的部队已集结完毕，如不能争取苏联中立或置身战争之外，德国将可能腹背受敌，这对力量还不是十分强大的德国来说将是致命的。因此，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在给舒伦堡大使的第二封电报后面又加上了一段“附言”：“我要求你再一次把这一指示逐字读给莫洛托夫听，并且要求立即知道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先生的意见。为让你心中有数起见，再告诉你一句绝对要求保密的话，如果我能在本周末或者下周初到莫斯科的话，对我们将特别有利。”

8月17日，苏联对德国的电报做出了冷淡的反应。苏联政府提出，两国关系的改善应通过认真而实际的步骤来做到，而不是像里宾特洛甫所建议的那样跨一大步。对里宾特洛甫要求访苏的提议，苏联政府表示“甚为满意”，但仍要做充分准备。至于周末就到莫斯科来的那项迫切的具体建议，苏联政府连提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此时扮演了一个精明透顶的顾客的角色，他正在利用店主急于推销货物的心态，努力将价钱压低到最低限度，使苏联获得最大利益。

8月18日，希特勒接到舒伦堡大使的报告后焦急万分。晚间，他在上萨尔斯堡的总部又给舒伦堡发了一封“特急电报”，要求大使立刻再次晋见莫洛托夫，并且尽可能争取马上同他会谈。声明德国外交部部长要求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外交部部长将由元首授以全权，来全面地而且最后地解决全部问题。外交部部长也将能够全权签订一项特别议定书，明确规定双方在各项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利益，例如在波罗的海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等等。电报最后叮嘱“请你强调，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今天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一定要